

乙丑月初

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
赐砚堂诗稿

(清)许贺来●著 杨颖余俞●点校

士恭纪

十年声教阻遐荒，
惊被新恩上玉堂。

身依晋汉浑疑梦，
训出丝言永不忘。
拜首尧阶殊悚惕，
草茅何以答君王？

丁卯十月初

一日御试体
仁阁蒙恩特
授编修恭纪

地日融和应小春，
班联玉笋拜枫宸。
妍媸品莫淆宸鉴，
甲乙分仍戴帝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鹤鳴

方幸人

旋惊

奉荷

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

賜硯堂诗稿

(清)许贺来●著 杨颖 余俞●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赐砚堂诗稿 / (清) 许贺来著 ; 杨颖, 余俞点校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8.9
(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
ISBN 978-7-5599-0701-1

I. ①赐… II. ①许… ②杨… ③余…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2425号

出版人：胡平
项目策划：尚语
项目统筹：柴锐
责任编辑：郑怡然 柴锐 姚云
装帧设计：向炜
责任印制：张旸 赵宏斌

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 **赐砚堂诗稿**

Yunnan Gudai Han Wenxue Yaoji
Ciyantang Shigao
(清) 许贺来●著
杨颖 余俞●点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650034)
市场营销部：0871-64136376 传真：0871-64136376
网址：<http://www.yneph.com>
Email：sy5166@qq.com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7.5
字数：126000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9-0701-1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871-67010521

賜硯堂詩稿

序 一

云南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由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两部分组成的。根据考古发现，云南的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就已受到中国内地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庄蹠入滇，楚文化随之传到了滇池地区。自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征服滇池地区设置郡县起，云南部分地区纳入了汉王朝的统治范围，汉文化也持续不断地传入云南。到了盛唐至南宋末这段时期，云南先后出现的南诏和大理国，把吸收汉文化作为基本国策，长期不懈，使汉文化在南诏和大理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出现了一批用汉文写作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有的被收入《全唐诗》等书中。元明清时期，在云南境内先后设置了府、州、县，中央的统辖和文化影响覆盖到了所有地方。同时，汉族移民先后大量涌入云南。到了明代万历年间，云南的汉族人口已经逐渐超过少数民族人口。云南从元代开始设立学校，建立孔庙，科举考试、读书做官渐成风气，到明清时期越来越兴盛，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全省各民族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得到普及。汉文是全省官方政务文书中必用和通行的文字，汉语成为各民族交往时最常用的语言。同时，涌现了一大批用汉文写作的文人和作家，他们当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产生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和各种汉文文献，汉文碑刻、摩崖遍及四方，影响深远。也就是说，至少自元代以来的 700 多年时间内，汉文化已经成为并且一直是云南的主流文化，其与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一同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化的靓丽风景。在把握云南民族文化的总体风貌和特征及其独特性、多样性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忽略甚至绕开汉文化的。以少数民族文化代表整个云南文化，或以汉文化代表整个云南文化的认识，肯定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

云南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大量的汉文文献，但由于地处边陲，官方不重视，加上兵燹、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的破坏，很多文献都湮没佚失。“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使蕴藏于民间的古代文献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尽管如此，自明清以来，仍有不少有识之士以传承汉文化、整理汉文文献为己任，克服艰难困苦，收集、整理、刊刻汉文文献。比如，就文学文献而言，有乾嘉年间袁文典、袁文揆的《滇南诗略》、《滇南文略》，其后又有黄琮的《滇诗嗣音集》、许印芳的《滇诗重光集》等。进入民国以后，赵藩、陈荣昌、李坤、秦光玉、袁嘉谷等先后辑录了《滇词从录》、

《滇诗从录》、《滇文从录》、《滇诗拾遗》、《滇诗拾遗补》等总集，还编辑刊刻了云南历史上最大的文献总集《云南丛书》，其中仅集部就达 124 种 1144 卷之多，集部大多数是文学作品。1950 年以后，对云南古代汉文文献的总体认识出现了偏误。一是把历代遗传的汉文文献视为腐朽的地主阶级封建主义文化，从而加以批判，甚至完全摒弃。二是以为云南只有少数民族文化才有特色，才有研究挖掘价值，甚至以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整个云南民族文化的代名词。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云南古代汉文文献没有得到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整理、研究和出版，不仅外地人，甚至很多云南人都不知道云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诗人、作家和作品。

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人们认识到了云南汉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古代汉文文献、云南古代汉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不少高校教师的课题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都以云南古代文献、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和书籍。最重要的、最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是《云南丛书》的影印出版。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组织一批专家，整理了全部《云南丛书》共 50 册，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于 2011 年正式发行。随后，有关部门将《云南丛书》配发给全省县级以上图书馆，并赠送省外及国外著名大学图书馆。《云南丛书》的影印出版，引起了省内外学者、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注意，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云南文化的刻板认识，为全面认识和研究云南民族文化、整理和研究云南蕴藏丰富的古代汉文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较为全面的整理、研究和推介，目前仍然只有少数学者、一些相关专业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认识到云南古代汉文化的重要性和古代汉文文献的重要价值。总体而言，关注云南古代汉文文献的人较少，圈子仍旧狭小，影响依旧有限。就《云南丛书》中的别集、总集而言，诚然已经影印出版，但是未经整理，竖排繁体，未断句标点，有不少生僻字和异体字，缺乏必要的校勘注释，有的地方刊刻模糊，无法辨认，一般人无法顺畅地进行阅读。这样，《云南丛书》就无法被大多数人所了解，仍然无法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因此，要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到云南古代汉文化的重要价值，了解古代云南诗人、作家的成就和贡献，当务之急，就是要组织力量，先对云南古代汉文文献、古代汉文学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典籍进行认真的、系统的、比较全面的整理、校勘、注释、阐释及推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冯良方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完成的《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丛书的正式出版是有着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的。

这套丛书精选了云南古代二十余种诗文集进行点校整理。这些诗文集的作者都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的作品都是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中的经典，基本上代表了云南古代汉文学创作的成就，具有“旗鼓中原”的实力。这些作家的诗文集，有的是第一次被系统整理，其价值因此而得到彰显；有的作家的诗文集虽经整理过，但这次整理却精选善本，精心点校，并作深入考订；根据收集到的材料，这次整理还对一些诗文集的篇目和内容作了辑补增益，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些古代作家的文学成就。

冯良方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态度是虔诚的、认真的，点校和整理工作也是有成效的、有特点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关注并研究云南古代汉文学作品，更准确地认识云南古代汉文化的成就和价值，更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这套丛书的成功推出与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慧眼独具、精心策划和认真组织分不开，从选题确定、项目申报到编辑审稿，都体现了云南教育出版社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准确定位、对优秀的云南古代汉文学作品价值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凝聚了编辑出版人员的心血。这说明，整理出版云南古代汉文文献，发掘其价值，向社会推广，如果由学者们和出版单位通力合作，就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希望以此套丛书的出版为基础，冯良方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与云南教育出版社继续合作，在云南古代汉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方面推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段炳昌

2018年3月5日

于龙泉路云南大学教工小区住所

序二

云南古代汉文学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学。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两汉至唐宋，或称西南夷、南中、爨、南诏、大理等。西汉已在云南设立郡县，唐宋期间南诏和大理国也与中央王朝保持着一定的臣属关系。元代设立云南行省，自此以降，云南作为一个大体比较稳定的行政区域一直延续至今。云南古代汉文学就主要诞生在这个地域之中。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 25 个人口规模在 5000 人以上的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0% 左右。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汉族也是云南众多民族中的一个，尤其是明代以来汉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人口，成为云南民族结构中的主体。与之相应，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当然是云南文学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而汉文学则是云南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字是文学的载体。长期以来，云南文学以汉字为主要记录方式，即使是某些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政府和少数民族文人也使用汉文进行写作，所以，汉文学是云南古代文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云南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学。如果仅从书面文献记载着眼，至少自战国时期庄蹻入滇起，云南就已与内地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考古文献证明，汉字在汉代已传入云南。自汉以迄清末，云南汉文学代亦有之，并日趋丰富和成熟。

云南古代汉文学的形成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它萌芽于汉，渐兴于唐，五代时已成卷，元时始成集。元以前的文学文献留存较少，只有单篇的诗文甚至断简残编，这种情况到明清时期则有了根本的改变。现知最早的云南文人的别集是元代段福的《征行集》和王昇的《王彦高文集》，可惜二书皆已失传。今存最早的云南古代汉文学别集始于明代。清代的情况大体与明代相似，并在很多方面“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民国时期所辑《云南丛书》，其中属于汉文学的“集部”收书最多，超过了经、史、子三部之总和。可以说，在已知的云南古代文献中，汉文学占据了半壁江山，甚至更多，这无疑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云南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云南汉文学，其水平足以与内地相颉颃。如杨一清《石淙诗稿》、张含

《张愈光诗文选》、李元阳《李中溪全集》、苍雪《南来堂诗集》、担当《担当遗诗》、钱沣《钱南园遗集》、朱庭珍《穆清堂诗钞》、赵藩《向湖村舍诗初集》、陈荣昌《虚斋诗集》和《虚斋文集》等，不仅是云南古代汉文学中的精品，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置之全国著名文人集中亦毫不逊色。除了这些“旗鼓中原”者外，即使是一些不甚知名的乡彦，他们留下的文学作品也可华耀云南，成为地方文学中的瑰宝。

云南传统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核心构成的，云南古代汉文学则是云南古代文学的核心，是云南古代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了云南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对如此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发扬、开发利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曾几何时，云南古代汉文学或因兵燹而焚，或因易代而禁，或因虫蛀而损，种种厄难，不一而足。即使是保存下来者，或束之高阁，或尘封库馆，未广其传，遑言整理。云南地处边疆，虽有珍贵文献，也未必为海内外人所知。近现代以来，政府和有识之士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刻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古代文献包括汉文学文献得到了越来越自觉的保护和利用，如《云南丛书》的影印出版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

云南大学历来重视云南古代汉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涌现出袁嘉谷、方树梅、徐嘉瑞、方国瑜、张文勋、赵浩如等著名学者。近年来，一批中青年教师继续从事云南古代汉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先后有张国庆《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段炳昌《天南风雅》、罗江文《赵炳龙诗文校注》、冯良方《云南古代汉文学文献》和《出将入相——杨一清》等著作出版，并主持《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历代诗词选》等，参与《历代诗人咏昆明》、《历代散文品昆明》等的编写、注释或点校。当前，云南省正在建设民族文化强省，云南大学应当发扬多年来在云南古代汉文学整理、研究方面形成的优良传统，为云南民族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云南古代汉文学卷帙浩繁，而且大多未经整理。为了进一步推动云南古代汉文学的研究，云南大学文学院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合作组织整理出版了这套《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丛书。

本丛书编辑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要籍”二字上。我们认为，所谓“要籍”，大致是指经典性或代表性的重要典籍。本丛书精选了明清时期二十余种云南作家的诗文集，它们都是云南古代汉文学中的经典，基本上代表了云南古代汉文学的成就。这些诗文集，从地域性上说主要是云南籍作家的著作，从时代性上说都是明清时期的著作，从民族性上说既有汉

族作家的著作，也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著作。当然，所谓“要籍”也是相对而言的，“文学要籍”更是如此。

古籍的点校是一项严肃而又艰苦的工作。本丛书主要由云南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完成，他们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经过辛勤的劳动，付出了不少心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标点亦非“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即能完成的任务，不足甚至错误也是难免的。另外，由于篇幅所限，云南古代许多优秀的汉文学文献此次未能选入本丛书，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弥补这一遗憾。

最后，要特别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尚语编审和柴锐编辑对云南古代汉文学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的独具慧眼和对整理出版的组织策划，促成了本丛书的孕育和诞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前期工作和后期的合作，这样大规模的云南古代汉文学作品的点校整理是难以进行的。

冯良方
2018年3月

点校说明

一、本丛书为《云南古代汉文学要籍》。所谓“要籍”，大致是指经典性或代表性的重要典籍。本丛书精选明清时期二十余种云南作家的诗文集汇编而成，它们都是云南古代汉文学中的经典，基本上代表了云南古代汉文学的成就。

二、本丛书对所选文献进行点校。在点校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一些有多种版本的文献，选择善本作为底本，然后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再综合运用其他校勘方法进行点校。如杨一清的诗，《云南丛书》收录的是清嘉庆刻本《石淙诗钞》，无论是分类还是诗的数量都不完备，文字讹误亦不少，因此本丛书选择更早、更全、讹误更少的明嘉靖刻本《石淙诗稿》为底本，而以《石淙诗钞》为校本。一些文献仅存一个版本，则只能对书中明显的误讹之处进行校勘。

2. 对某些作家的诗文集进行增辑。如《云南丛书》中赵炳龙《居易轩遗稿》仅收诗文，此次点校则增加了《滇词丛录》中所录词等。

3. 对所选文献，一般保留其原书名、卷数、顺序、原文及评点等，序跋可集中在卷尾，亦可置于原书位置，视情况而定。本次点校对某人诗文有所增辑，可视具体情况使用原书名，亦可更改书名。如赵炳龙《居易轩遗稿》新增《滇词丛录》所录词（仅13首），仍用原书名。

4.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丛书采用横排、简体字、标点的方式进行整理。凡繁体字可简化的均改为规范简体字，但某些人名、地名等不宜使用简体字的则仍用底本用字，校勘记中需使用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一般保持原字形。异体字根据《通用规范汉字表》改用规范字形。

5. 凡异文（不包括古今字、异体字）、讹误、脱文、衍文、倒文、错简等，均出校勘记。能判断正误者则以按语说明理由。校勘记简明扼要，分条置于相应诗文下。

前　　言

许贺来（1656—1725），字燕公，号秀山，云南石屏人。清代政治家、文学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是年五月授翰林院庶吉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授翰林院编修。清代云南士子入翰林院自许贺来始，故有“开风翰林”之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分校春闱，所取多是知名人物、饱学之士。皇上大喜，除有封赠之外，又准许贺来百日假，回乡省亲。许贺来回到家乡，本想侍奉母亲终老，不再远游致仕，怎耐翰林院以“词苑多旷员”上言于吏部，以檄文催促其回京。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冬，许贺来再赴京补官。康熙帝很注重汉文学，万机之余，常诏命词臣翰班入乾清宫西暖阁面试。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诏试许贺来。许贺来文章生辉，讲解确切，众人赞诵不已，因此获上恩，擢升侍讲。此时的许贺来“望亦重，名亦高，出入馆阁，颇受尊重”。乾隆《石屏州志》卷八载康熙帝曾颁赐“《御制诗集》、《御批古文》、御书临米字董字各一章、御书御制诗扇、松花石砚”，可见其受到的荣宠。在此期间，他曾与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等编纂了类书《渊鉴类函》。许贺来虽置身京都，官居侍讲，却不是攀高趋炎之辈，素有急流勇退的准备。老母八十之年，他常在南城瞭远，望云兴叹。是年，朝廷欲遣派督学，他名列首选，但归乡意决，固辞不受。

归乡后，许贺来在普陀岩下筑活水园，因康熙帝赐松花石砚，而铭堂“赐硯”。他每天悠游林下，吟咏诗书以度。袁嘉谷说：“先生诗摹富，曾刻《赐硯堂集》。集中有《康熙癸未正月三日侍直南斋蒙恩赐硯诗》，盖堂之所由名也。”许贺来侍奉老母至百年谢世，然守孝期满，竟不赴京补官，终日杜门著述。此外，他为鼓励本州后生求学上进，曾捐租五十石，作为童生卷金，为本州读书人提供支助。

云南自许贺来开翰林之风始，清初出现众多在政治、功业、经济等方面有所建树之人。同一时期的云南籍官员赵士麟、王弘祚等皆与许贺来有来往，诗文风格亦受其影响。许贺来在序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时称：“吾滇风气开自前明，其时如洪荒初剖，浑浑噩噩，不无经纶草昧之人。然各司一职，各效一能，礼乐文章，兼全总贯者盖寡。我朝建极以来，日月光华，适际中天之盛，真儒硕辅应运挺生。盖山川清淑之气酝酿既久，发为人文，炳炳煌煌，大非朴陋之旧矣。”

賜硯堂詩稿

9

许贺来以古诗文著称，著有《赐砚堂诗集》、《纪恩集》等十五种藏于家，但多已佚。其获有“清华首选”、“清华储相”、“纂修秘阁”、“侍幄开先”等赠匾，光耀门庭。同科进士、太子太傅、大学士陈海龙（海宁人）称赞他是“笃学卓行”的君子，是“同榜进士中最少年风流，蕴藉倾倒一座”的“瑰奇岸伟之士”；评其诗文“先生文章之盛，当居三不朽之一”。袁嘉谷在其《卧雪诗话》卷二中载：“石屏许燕公先生贺来，以恬淡襟怀为康熙时文学侍从。壮年解组，律力于诗，著《赐砚堂》十卷，五古、五律第一。”其诗文发淡泊宁静之志、温柔敦厚之情，善从细处入手，于平中见奇，即写当前之景事，写意中所欲言。亦旁征典故，自然成文。袁嘉谷认为：“读先生之诗者，夫亦可以自壮矣！”后人称其联“用拟人手法，写花鸟之神情意态，有画一样美感，有诗一样韵味，清新可读”。除诗文外，许贺来还是清初云南著名的书法家，工行草，尤长榜书。

关于许贺来的著述流传，1914年在编撰《云南丛书》、收集乡邦文献时，袁嘉谷即说“集凡十卷，余仅见其四”。经袁嘉谷等人的编纂、润色，形成今所见之《云南丛书》本。因项目运作受时间所限，今以《丛书集成续编》第175册《云南丛书》本为整理底本，参考云南省博物馆存《赐砚堂诗集》、《赐砚堂诗续集》两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9册所收清雍正年间《赐砚堂诗稿》十卷本。为避免与整理本“序一”、“序二”相混淆，底本各序均冠以“原”字以示区别。

此次点校整理出版的《赐砚堂诗集》为简体字版，底本中的一些异体字、古今字按《通用规范汉字表》改用现行规范正字，如“攵”改为“绥”、“廴”改为“扬”、“痼”改为“恫”、“袞”改为“秩”，等等。由于底本清晰度不同，更由于点校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原序一	1
原序二	2
原序三	3
原序四	5
原序五	7
家传	8
跋	10
 赐砚堂诗稿卷之一	 11
纪恩集	11
乙丑五月初一日引见保和殿蒙钦授翰林院庶吉士恭纪	11
丁卯十月初一日御试体仁阁蒙恩特授编修恭纪	11
戊辰礼闱即事和昆山夫子韵二首	11
元旦早朝	12
皇后早朝	12
秋日早朝	12
中秋早朝	12
冬日早朝和孙子未检讨韵	12
颁历恭纪	13
清明后一日直庐对雪和励近公前辈韵	13
康熙三十三年特恩蠲免川广云贵四省钱粮恭纪	13
西苑勤政殿奏事应制	13
召试丰泽园蒙恩赐宴恭纪	14
乙亥二月上丁奉命分献孔庙恭纪	14
恭读御制咏史诗应制	14
赋得金莲花应制	14
赋得虚心高节雪霜中应制	14
圣武神功诗一百韵	15

賜
硯
堂
詩
稿

雪中早朝	17
东华门迎驾恭纪	17
新正上辛日上祈谷南郊瑞雪聿应恭纪	18
赋得芳气有无中应制	18
赋得四方无事太平年应制	18
恭读御制白燕低飞喜惠风应制	18
元旦早朝	18
赋得春云处处生应制	19
赋得迎春先有好风光	19
赋得芦花映钓船应制	19
赋得江路野梅香应制	19
赋得月傍九霄多应制	20
恭读御制鸣禽对对绕芳丛应制	20
赋得衣露净琴张应制	20
赋得驻辇华林侧应制	20
赋得清节依然洁应制	20
赋得岁寒坚后凋应制	20
恭和御制咏雁元韵应制	21
恭读御制野望湖边远碧横应制	21
恭读御制芳晨麦陇布风和应制	21
庚辰夏六月十七日召集畅春园命撰拟皇太后万寿无疆赋并序一篇	
赐茶饭果饼次日复赐御书一幅恭纪	21
庚辰秋日上轸翰林官多贫者特谕掌院录二十八人月有加赉臣贺来	
与焉敬赋四律以志旷典	22
壬午夏五月廿五日上召内阁九卿翰詹科道诸臣齐集保和殿颁赐御	
书贺来得临米芾书张说七言律诗一幅恭纪	23
次日入直大内南书房复蒙赐御书御制诗扇一握恭纪	23
癸未正月初三日召入南书房蒙恩赐一方恭纪	23
癸未三月十八日恭逢万寿圣节特颁恩诏蒙赐宫丝一端恭纪	23
甲申三月初五日引见乾清宫蒙天语垂问擢右春坊右赞善恭纪	
二律	24

賜硯堂詩稿

3

恩賜《御制詩集》恭紀	24
恩賜《御選古文淵鑒》恭紀	24
恭和御制除夕韻	24
乙酉七月初三日恩擢翰林院侍講恭紀	24
賜硯堂詩稿卷之二	26
輦下集	26
雜詩	26
采桑吟	26
美女篇	27
秋夜读书	27
七夕	27
初秋夜赴暢春園紀事	27
乙亥清和月家太孺人七秩誕辰稱觴遙壽感而有述	27
夏日宴集寄園	28
苦雨	28
初秋與錢亮采同年過真覺寺拜子來先生墓隨登石塔	28
初夏述懷	29
秋咏	29
秋夜	29
送涂起夏下第還里	29
悼幼儿	29
霜降日作	30
苦熱行	30
秋夜苦熱夜雨作涼戲成長句	30
西洋貢獅子歌	30
洗象行	31
貧女吟	31
移竹	31
新繁令歐陽恒治枉書問訊賦以答之	32
賦得事業富清机	32

杂咏	32
元夕	32
春雨	33
舍弟初吉至都	33
暮春集畏庵汪侍读书斋	33
夏日宴集寄园次宋药洲宫坊韵	33
秋日送张雪书检讨归觐	33
秋霁	33
秋怀	34
冬日送杨瑞庵之任清镇	34
初春送舍弟还里	34
新年和东坡韵四首	34
妙光阁访僧不遇	35
雨夜忆弟	35
出郭宿田家	35
虫声	35
秋晚	35
暮冬杂感	35
庚辰除夕	36
冬夜对灯次郑彦卿编修韵	36
辛巳立春	36
闻蝉	36
秋居十首用张文昌和元左司韵	36
八月十五夜月和少陵韵	37
十六夜对月和少陵韵	37
十七夜对月和少陵韵	37
秋吟和韵	37
赋得润物细无声	38
雪	38
除夜和戴叔伦宿石桥馆韵	38
咏桃花源集记内字限韵二十首	38

哭玉峰少宰次赵恒夫韵	39
秋风	40
秋月	40
秋云	40
秋露	40
秋山	40
秋水	40
秋雁	41
咏砚	41
哭同年俞宁世检讨	41
送张我由之官岑溪	41
归燕	41
暮春杂兴	42
游祖家园和韵	42
游祖家园和亮采韵	42
和亮采芦亭韵	42
秋日怀归	43
秋夜闻雁	43
秋怀次韵	43
元夕	43
人日	44
赐硯堂诗稿卷之三	45
辇下集	45
初春试笔	45
春日述怀次韵	45
寒食	45
初夏玉峰少宰招游中顶即事	45
琼岛春云	46
太液晴波	46
西山霁雪	46